

作者簡介

李德生，籍貫北京，旅居加拿大，係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研究員，自由撰稿人。致力於東方民俗文化、中國戲劇研究。近年在國內外出版的著作如下：

- 《煙畫三百六十行》（臺灣漢聲出版公司，2001年）
- 《老北京的三百六十行》（中國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
- 《丑角》（中國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
- 《京劇的搖籃——富連城》（中國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
- 《禁戲》（中國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
- 《清宮戲畫》（中國百花文藝出版社，2011年）
- 《一枝梨花春帶雨——說不完的旗裝戲》（人民日報出版社，2013年）
- 《禁戲圖存》（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2019年）
- 《束胸的歷史與禁革》（臺灣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年）
- 《粉戲》（臺灣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年）

提 要

血粉戲，是劇評家景孤血為「色情兇殺」戲起的一個專用名詞，這類戲也是傳統劇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少戲還是京劇傳統戲的經典之作，如《翠屏山》《烏龍院》《戰宛城》等；還有的是評劇的開山之作，如《槍斃小老媽》《殺子報》等。這類戲劇在清末民初時就已廣為流行，為此，還創造出「潑辣旦」、「刺殺旦」和「性丑」等一系列新的表演行當。

歷屆政府對這些「血粉戲」都施行過禁演措施。但是，由於社會混亂、時風難束，屢禁屢泛，禁而難止。解放後，文化部對舊劇進行了全面的整肅，大部分「誨淫誨盜」的「壞戲」被趕下了舞臺，任其消亡，有的連劇本也都蕩然無存了。儘管有些「血粉戲」確實是戲劇中的糟粕，但在戲劇發展史的長河中，也曾實實在在地存在過，而且紅火一時，不少戲中還保存著精湛的表演技巧和絕活。但因為諸多原因卻為戲曲史學家們視而不見，或罔顧不取，不少珍貴的史料被棄之溝壑，化鶴難覓了。

為了讓戲劇愛好者瞭解「血粉戲」，筆者根據手頭積存的資料，對這類舊劇進行了一次粗淺地梳理，從一些老戲考、老劇評、老劇照、名伶軼事和故人回憶中，集腋成裘，整理出一些文字，並將筆者蒐羅到的劇本附之於後，草成此書，以補近代戲劇史上的一大漏卮。

序

丁淑梅

李德生先生發來《血粉戲》書稿，囑我寫點文字，實在愧不敢當。李先生年長我多，我對血粉戲也少有研究，覺給先生作序唐突了，辭之再三，不容推卻。原當初紙面素談，聞李先生《血粉戲》書稿已成，尚有將珍稀劇本附後的想法，以為李先生的「血粉戲」研究加之珍稀舊本遺錄，實在是功德無量的好事，只好勉力應之。

愧我寡陋，以前對「粉戲」瞭解的多一些，「血粉戲」則涉獵不多，讀了李先生的這部書稿，豁然又打開一域。讀先生所論如《大劈棺》《戰宛城》《翠屏山》《武松殺嫂》《十二紅》等「血粉戲」，從戲本緣起、故事源流說到名伶演藝和舞臺演出，其中多有譚鑫培、楊月樓、荀慧生、筱翠花、言慧珠等彼時京劇名伶之劇藝活動，方更明瞭了「血粉戲」的本子中固有兇殺加豔情的情節，但紙面形容只一過，舞臺改編與故事衍異則繁，「血粉戲」的家底大多在臺上裝扮、角色運化與動作搬弄間。因熟諳曲壇掌故與伶人舊事，在李先生娓娓道來的故事中，真乃名伶有絕活，扮演有特技，道具有妙用，場面有亮點。如《翠屏山》譚鑫培主唱的西皮唱段、路三寶的蹺功與撲跌，《貪歡報》的酸調抓眼，《殺子報》的「彩頭」，《槍斃閻瑞生》露蘭春的「驚夢」，都是一時傳揚的戲場盛事。而《大劈棺》賈璧雲的「運斧」、言慧珠的「三眼」，《遊湖陰配》筱翠花的「魂子步」，《馬思遠》的「血彩」「騎木驢」，《也是齋》皮匠妻的筋斗，也真是讓人大開眼界。至於《殺嫂》裏吳秀林的幽媚，《烏龍院》的海派「南麒」與京派「北馬」不同的演法，《雙釘計》與《釣金龜》《白金蓮》的故事淵源，《武松殺嫂》牽出的楊月樓案，木版年畫呈現的《殺子報》場面，《十二紅》的「大破臺」，「四斃戲」之《槍斃小老媽》《槍斃閻瑞生》《槍

斃駝龍》《槍斃劉漢臣》中月明珠、老白玉霜等評劇才人的風采，以及膾炙人口的《秋海棠》一劇的衍生，一則將「血粉戲」的話頭延伸到了近代以來戲曲史的角色風格的闡發，亦有京劇流派的比較；既有故事互文的推證，亦有演技創新的討論；既有排場布置的評點，更有圖文說戲的靈趣，可謂典故逸事信手拈來，行文走筆意氣流淌，視野宕得開，話頭收的攏，從古說到今，從今往回看，多少場上曾風靡一時的名角兒綽約，多少曲壇已難覓蹤跡的戲藝珍聞，都在李先生筆下活動起來。更值得一說的是，書中所附插圖，珍稀罕見，不僅圖文呼應，再現了昔日戲場，也作為文物還原了歷史現場。讀其書，足以想見先生欣然躍然、慨然吟然之寫作姿態與思索狀貌。

說到「血粉戲」，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就是禁戲。李先生書稿中引用了不少史料加以佐證，使得「血粉戲」流動在舞臺上下的面貌及觀演互動的情形立體豐富地呈現出來。於此想到與「血粉戲」交集的一些禁戲前史，可以和李先生打開話題，不妨多說幾句。

其實，早在乾隆八年（1743），江西巡撫陳宏謀在《請定俗樂、禁淫詞小說以裨風化摺》中，就已指出「雖云俗樂隱有勸懲之意，迨後漸次濫觴，所演多男女媾褻之事，作戲者備極形容，觀戲者情意飛蕩……其應演之戲亦即重加釐定……總惟汰去淫邪之狀，大彰報應之理」。奏摺以正人心、厚風俗為首務，強調飲食歌舞之場，無非訓俗型方之意，得旨批曰：「此等所謂言之還是，而行之實難者也。」可見，清政府很重視對民間淫亂之戲的整頓。但此類演劇活動於城市鄉村在在俱是，即頒禁令也很難推行。

此後，清代在江南展開的三次大規模的禁書禁戲行動，對戲曲創作與演出形成了一定的禁遏聲勢。一次是道光十七至十八年（1837~1838）在蘇郡，一次是道光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842~1843）在浙江，一次是同治七年（1868）丁日昌在江蘇巡撫任上。這一時期，在政府發佈的公文、公告、報刊和民間出版物上，屢述「淫亂」「強梁」戲劇的罪惡，且多次頒布了詳細的禁戲戲目。如余治《得一錄》載有《計毀淫書目單》七十多出。江蘇按察使頒布憲示《嚴行禁燬淫書淫畫以正風俗》，及《裕謙訓俗條約》等文告中，更包含彈詞、鼓詞、俗曲、唱本、戲文無數。諸如《跳牆》《寄柬》《佳期》《拷紅》《吃茶》《琴挑》《思凡》《下山》更《倭袍》《前後誘》《送燈》《殺嫂》《刺嬖》等戲，多次被列入官方禁戲名目之中。

丁日昌以《水滸》《西廂》等書揚波扇焰，「以綺膩為風流」「借放縱為任

俠」遂致逾閒蕩檢、禍殃愚民，犯上作亂，與演戲敗壞人心戚戚有憂，應該都是他「以義理為先」治理時務的思想反映。清後期這三次大規模禁書禁戲行動的理據，審其「誨淫誨盜」之禁目，觀其禁戲言論涉及的情形與場所，都與「粉戲」「血粉戲」的演出活動有一定干係。

光緒十四年（1888）十月二十日，《申報》刊出一篇戲評《禁時事新戲》，其中所涉《申報》四十年（1872～1911）禁戲名目，包括愛情婚姻戲，神怪荒誕戲、史事「強梁」劇、社會問題與時事新劇等類目，但禁戲的聲音卻一致「炮轟」淫戲。而滬上「淫」戲之禁，除了指愛情婚姻劇過多涉及情色繪刻、演員裝扮角色、再現場面跡類「誨淫」之外，也指那些如《八大拿》《鐵公雞》等史事「強梁」戲、如《火燒第一樓》《大鬧嘉興府》等社會問題與時事新劇過於披露盜劫兇殺、血腥暴力、造反變亂事件，這些就與「血粉戲」面目幾同了。但滬上演劇，得益於自由開放的商業環境，已出現了跟進時事、切近生活、針砭時弊、暴露社會痼疾的創作新動向。此戲評即以新戲名目新穎可觀、戲單更名躲過禁燬為「其意皆有所為，尚可原也」，甚至認為仿舊劇「大鬧」系列「窮思極想，以期生意之興旺」的初衷可以理解。一方面是淫戲之厲禁，一方面是「淫戲」之熱演；一方面是舊劇輾轉開演抗禁，一方面是新劇「大鬧」登場亮相；一方面是官方禁戲輪番轟炸，一方面是民間演劇走馬燈似地更名換目，此情此景之生動活潑，足以說明滬上淫戲之禁指向時事新戲難以收拾的尷尬局面。

光緒十六年（1890）六月十四日《申報》登了一則《禁演淫戲告示》，列禁戲二十八種。其中就有李先生論到的《殺嫂上山》（即《翠屏山》）、《第一報》（即《殺子報》，又名《油壇記》、《仍還報》、《冤還報》、《孽緣報》、《善惡報》）等「血粉戲」目。在《申報》近四十年的禁戲報文中，《殺子報》即有七次見諸報禁，其次是《翠屏山》，再其次是《雙釘記》。光緒十六年（1890）《申報·論禁淫戲》曰：「戲園中所演《殺子報》一齣，淫穢兼甚，早經英會審公廨禁止。茲聞某戲園仍演是戲，為蔡太守所聞，立即飭差傳諭該園主以後不得再演。如敢抗違，定當提案懲辦，此亦黜邪崇正之一端也。」這些被打上「色情兇殺」戲標籤的劇目，除了炫技的部分，其實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弑君忤逆、通姦亂倫、盜匪謀反、流氓肆惡等社會問題，反映了專制機器內囊的醜陋與腐朽，隱含著民間反抗的聲音，因而遭到清廷以及滬上地方政府的厲禁。

有意思的是，宣統元年（1909）的成都，在四川地方政府督請成都戲曲

改良會發起戲曲改良運動的背景下，也有論者抨擊戲園演淫戲，呼籲凶戲當禁。申禁的劇目主要為兩類，一類是淫戲，與「血粉戲」相關。成都淫戲之禁的情形，一如《申報》報導的上海禁戲情形，連劇目都幾幾相同，如《銷金帳》《葡萄架》《迷人館》《巧姻緣》等。譴責理由說的很露骨，所謂「生旦狎抱也，袒裊露體也，帳中淫聲也，花旦獨自思淫作諸醜態」「目成眉語，手足勾挑，語言嫖狎」等裝演行為傷風敗俗。而民間演劇改頭換面、更名換目的情形亦復如是，如《殺子報》改為《天齊廟》，《翠屏山》改為《雙投山》等等。除了劇目事涉「淫褻」外，成都優伶演劇之諧謔風情、滑稽賣笑，向來亦開人耳目。社會輿論對此多有疵議。《成都通覽》也談到成都優伶「具有一種俗不可耐之性質」：「無論妍醜，一切言語行動，均故作醜態，令人嘔飯」。這些或可與李先生論及的舊劇舞臺上角色鬻扮、豔情炫示以迎合下層流俗的現象對證。

另一類是「凶戲」，即動用真刀真槍的武打戲，更與「血粉戲」相近。川劇中的武打戲自古以來就很發達，有「三分唱、七分打」的傳統。此述《鐵公雞》《伐子都》等劇，表演上以武功見長，跌撲翻摔，勇猛剽悍，鬼魂索命，走僵屍，既是鬼戲，又有高難度的雜技武術表演和兇殺奪命情節，所謂「開腸破肚也，支解分屍也，活點人燭也，裝點傷痕、血流被體也」，即戲園演劇用真軍器，呈現驚心動魄的打鬥場面、血腥殘酷的殺戮細節，被官方認為是匪盜凶案頻發的誘因加以嚴禁。又據《四川教案與義和拳檔案》，光緒末年崇慶知州柴作舟稟報總督岑春煊云：「緣邪說如《水滸》、《三匣劍》、《綠牡丹》等書，所言皆好勇鬥狠、犯上作亂之事；茶館所講評書亦無非此等事。讀者、聽者尤而倣之，遂自目無法紀，故開盜智；即今之拳匪，亦此等書有以惑之也……至於治盜而禁及演戲，似屬迂闊，言談不近情理。不知川省戲價本賤，無論城鄉會戲一開，經旬累月，百里內之來觀者盈千累百，良匪混雜，皆以看戲為名，兵差無從稽查，團保亦難盤詰，盜匪成群，結黨混跡其間，同謀不法，比比皆是。其盜藪州縣，則戲場內匪類聚集，刀槍林立，更無人敢於過問。因此而匪黨日多，匪風日熾」。此議查禁民間神會演兇殺戲，以杜盜黨騷亂、拳匪謀反，這才是李先生所述「血粉戲」被官方嚴禁的最要害、最「危險」之處吧。

其實，戲劇表演要反映生活真實，就必須揭示社會矛盾。舞臺上扮演姦淫燒殺，窮形盡相，鮮血淋漓，務求逼真，惡的徹底讓人憎，打的痛快使人

憤，甚至以驚悚懼栗博叫好，以新鮮刺激贏喝彩，都是戲場贏得一般社會觀眾的做法。要揭示社會矛盾，就必須在伸張正義和人道的同時，直面邪惡和無道。以戲劇裝演關乎世道陵替，舞臺表演動用真兵器等藝術表現為教凶起釁，戲劇衝突如何展開？如何昭示正義與邪惡的對壘？孤立地誇大姦淫兇殺等醜惡社會現象的藝術表現對於社會人心的不良影響，禁斷戲劇舞臺揭露「惡之花」，就迴避了舊道德觀念與戲中人物懷抱的生活理想的強烈矛盾，也就迴避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對普通人的權力脅迫和人性壓制。我想，彼時「血粉戲」禁而難止，自有它行於戲場、存於人心的道理，如何考量其價值？可以讀李先生的《血粉戲》。李先生研究「血粉戲」，並思之附舊劇，也是持論有故，做一醒世湯吧。

李先生高才淵博，又與曲界前輩、名伶多有交遊往來，熟諳曲壇掌故逸聞，雖遠居國外，尚筆耕不輟，數年來與研曲說戲多有建樹，在京劇、戲畫圖畫、旗裝戲、梨園舊事等方面有多部專著面世，如《禁戲》《丑角》《京劇的搖籃--富連城》《清宮戲畫》都是很有影響的學術著作，文獻工夫精深，不僅於文字材料細加詳審闡論，且搜集大量插圖、劇照、老照片、香煙畫片、清宮戲畫等，提供了往昔戲曲難得的活態影像和演出實錄。

與李先生的紙上結緣，是因為邀請先生參與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李先生慨然援臂做禁戲圖像研究，幸得古風君子相助，這就是2019年底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禁戲圖像存錄》。因項目溝通和研讀戲曲文獻的緣故，和李先生有多次郵件往來，特別是聊到今昔曲壇變遷，感慨萬千，話頭興味，相談甚歡，但時至今日，和李先生還從未謀面，憾奇之餘，讀其書每每想見先生音容，正如李先生所云，或有一日相會，正可期倚欄把盞、蘭溪放歌。

李先生大作原本打算在國內出版，但因種種原因不果，幸得川大文學與新聞學院李怡院長薦於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幸編輯慧眼垂青，真乃一大幸事，在此一併謝過。

先生高齡健鑠，仍心念曲界，研讀深問，走筆成章，感佩不已，亦足激勵後學，不成敬意的一點文字，權代之為序。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丁淑梅

2020年11月26日於成都雙流文星鄉下



目次

序	丁淑梅	
上 冊		
上 卷	1
前 言	3
《大劈棺》——從《大劈棺》談到賈璧雲和言慧珠	5
《十二紅》——從《十二紅》談到「大破臺」與毛世來	19
《也是齋》——從《也是齋》談到小桂鳳和楊桂雲	31
《戰宛城》——從《戰宛城》談到荀慧生、侯喜瑞	43
《遊湖陰配》——《遊湖陰配》與趙燕俠、李淑君	59
《雙釘記》——《雙釘記》與《釣金龜》和《白金蓮》	73
《翠屏山》——從《翠屏山》談到譚鑫培、路三寶	87
《武松殺嫂》——從《武松殺嫂》談到楊月樓、歐陽予倩	99
《烏龍院》——從《烏龍院》談到馬連良、麒麟童	111
《貪歡報》——從《貪歡報》談到《大嫖院》 《思志誠》	125
《馬思遠》——《馬思遠》與曹福壽、筱翠花	135
《殺子報》——《殺子報》、「彩頭戲」與「農民的歡樂」	153
中 冊		
《槍斃閻瑞生》——從《槍斃閻瑞生》談到露蘭春、趙君玉	173
《槍斃小老媽》——《槍斃小老媽》與月明珠、老白玉霜	189
《槍斃劉漢臣》——從《槍斃劉漢臣》談到褚玉璞和《秋海棠》	203

《槍斃女匪駝龍》——從實事新聞戲說到不良 編改的現代政治戲	217
下 卷	225
代前言——我所知道的一些有關「血粉戲」及其 劇本的事	227
《大劈棺》(《蝴蝶夢》)	235
《頭本十二紅》	255
《也是齋》(皮匠殺妻)	277
《戰宛城》(《張繡刺嬖》)	291
《西湖陰配》	307
《頭本雙釘記》(《白金蓮》)	315
《翠屏山》(殺嫂投梁)	323
《武松殺嫂》之《戲叔》	347
下 冊	
《下書殺惜》	357
《貪歡報》(秦淮河)	369
《馬思遠·茶館》(海慧寺)(雙鈴記)	379
《全本殺子報》	393
《頭本閻瑞生》	425
《全本槍斃小老媽》	481
《槍斃女匪駝龍》	503
《槍斃劉漢臣》	525
參考文獻	527